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 第三回 賈寶玉忿語激新偈 林顰卿微詞舒舊恨

話說賈政等望著大士去後，轉身進來。寶玉回到新房；賈母道：「你才回過來，怎麼才起來就出去了？我急了不的。你乏不乏？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放心。我並不怎麼樣，因為吃了仙丹，精神倍長，達會兒覺著餓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幾天沒有吃東西。自然餓了。」襲人道：「燕窩粥已現成，且喝著。」就去催飯。

賈母等寶玉吃完粥，再問外面的話。寶玉將大士所言，一一說了。賈母道：「你那仙師為什麼不要銀子就去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師父得道修仙，已成正果，要銀錢何用？只為化一善緣。就是他對老太太、太太所說的話，必要依他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斷要依他。」當即問王夫人：「因為寶玉的事混住了，不知道林丫頭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很不放心，天天叫人去問。他們說，林姑娘怕人鬧，裡面將門鎖了，只有五兒在裡頭照應伙[食]，紫鵑們同幾個上夜的媽子伺候，一切外人不許出入，過了七日才見人。」賈母道：「只要他將息好了，咱們就過了七天再去瞧他。但是這件事還要合你老爺商議定了，再來回我。」琥珀來請吃飯，賈母、王夫人各自回去。

寶玉又催飯吃，丫頭們調開桌椅，安放食具，寶玉、寶釵對坐。丫頭將菜擺上，一碗雞髓燒鹿筋，一碗鮮筍羹，一盆火腿腕鴨，一盆糟油炒菜心，中間一對全魚，四樣精美小菜，一踏碧瑩瑩香粳米飯。寶玉先喝了兩瓢羹，又吃了兩塊鴨，隨將這兩樣推、到寶釵面前道：「姊姊，這羹很好。」忙吃了兩碗飯，還要添。襲人道：「二爺才回過來，還要扣著些吃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餓的慌，再添兩碗都吃得下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果真二爺今日吃飯比頭裡格外香甜，再添一碗不妨。二奶奶一碗還沒有完，二爺倒吃過兩碗。這麼吃，好像一個人。」寶釵問：「像誰？」麝月大笑道：「像！像！」寶釵道：「到底像誰？你怎麼這樣傻笑？」麝月道：「像那母蝗蟲。」說的大眾都笑了。寶玉道：「我只吃了三碗飯，沒有吃一個老母豬。」便趁此學著劉老老，鼓著腮幫子對了寶釵。寶釵看見，一口飯噴的滿桌，放下筷子，只管[摸]鼻子裡的飯，一面笑說：「你還是這麼混鬧，笑死人。」寶玉道：「因為你這些時悶的慌，所以湊個趣兒，給你開開心，還不好嗎？」丫頭們笑的搖頭擺手，也有笑彎腰躲出去的，也有握著嘴的。秋紋道：「究竟二爺方才這樣兒，不過有趣，那裡像劉老老那個鬼臉兒，奶奶倒笑的受不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樣兒原也好笑，因瞧見這個樣，想起劉老老那個樣兒來了，你說妻要笑壞人？」於是大眾又笑了一陣。襲人送上一碗芳香濃熱的普洱茶，寶玉喝完，亦笑著出去了。賈母飯後邀了薛姨媽鬥牌，寶釵請過晚安，牌局散後回房。

寶玉一團高興，裡外請了安，即便回來。其意原是一心注定黛玉生連死結，念念不忘，今得回生，仍與黛玉踐盟，生平之原已足；又經娶了寶釵，可謂隴蜀兼得，欣喜非常。且其意中，黛玉、晴雯之外，再算寶釵，已得成婚，正偕伉儷，前幾夕，因病重。與寶釵隔房安宿，今病已愈，當效于飛。吃飯已同笑謔，晚間進房，便對寶釵道：「姊姊，今夜你合我一塊兒睡罷。寶釵道：「我還在裡間歇，叫襲人姑娘伺候你。」說完，即往裡間多了。寶玉一團熱興，如澆了冷水一般，只得長歎一聲，高吟道：「辜負良宵春漏永，合歡人睡獨眠床。」無精打采，只得叫襲人伏侍睡下。

寶釵之意，因寶玉新愈，須當養息，即與同眠，恐不合賈母、王夫人之意。只顧自己沽名，忤了寶玉。轉念一想，又反後侮：成婚既已多時，寶玉現愈，共枕同衾，乃是正理。不該拒絕，致使他長歎謳吟，這兩句中大有怨意。因此輾轉反側，不能安臥。

寶玉睡了一會，要喝茶。襲人端了茶來，寶玉將襲人的手一捻。襲人會意，面上陡生紅暈，低低說道：「安靜的睡罷！不要鬧了。」寶玉回生後，精神充銳，想與寶釵燕好，不意寶釵見拒，當此婚期，春心難按，附在襲人耳邊，說了幾句。襲人欲去自攜臥具，寶玉道：「不用自己抱被，快些來，合我一被就是了。」於是兩人同眠鴛枕，並赴陽台，戀探亢久，舊譜新翻，樂莫名狀。襲人原是寶玉的開山祖師，今又做了寶釵的替身行者。

裡間寶釵尚未睡熟，凝神靜聽。忽聽寶玉道：「到底是你疼我，比別人不同。」襲人低聲道：「說輕些，仔細人聽見。」那知寶釵已聽明白，『細想：「寶班的心，全在林妹妹身上，我合襲人的分兒尚不及半。』他與襲人素常親密，我再不及襲人，還算什麼呢？」又想：「既作夫妻，房幃之間，何必拘泥。須假以辭色，庶不失相睦之情。」想到此間，面紅耳熱，心中忐忑。朦朧朧，睡不到一刻，天已大亮。忙起來梳洗，猶憶夜裡的事，呆呆坐著出神。不輕防寶玉已經起來，走至裡間，叫聲：「寶姊姊。」寶釵未及答應，寶玉疑其不理，急回身走了。寶釵並非不理，因出神答遲之故。那知寶玉因昨夜拒卻一層，心中存了芥蒂，疑到寶釵不理他。寶釵見寶玉疾忙出去，心裡著實難過，梳洗後往賈母處請安。邢、王夫人等也來了，大家說些閒話。擺飯之時，寶玉來到，忙說餓了，就在賈母處吃飯。

忽見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，賈母等吃了一驚，及到跟前請了安，一面說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！大喜呀！老爺升了太常寺卿。」王夫人問是那裡的信，賈璉道：「珍大哥在裡頭得的信。皇上因為老爺係勳臣後裔，為人謹慎，恐於外面吏治不能熟諳，適遇太常缺出，即著老爺補了，其江西糧道另放別人。」鳳姐道：「達兩天燈花結穗，早晨喜鵲叫得熱鬧，原來喜事重重，老祖宗又要給大家喜酒喝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往後的喜酒多著呢！你只小心些，不要喝醉了，又到屋裡去，碰見混帳的媳婦，發了醋意，打得平兒叫屈。」說得滿屋人大笑。鳳姐道：「老祖宗一開口，都要沾著我。」正在談笑，外面吵吵嚷嚷報喜，各處親朋聞信，道喜的連連不斷，開賀一事暫且不表。

卻說寶玉一心記掛著黛玉，逛到園中，聽見個媽子說道：「瀟湘館的門實在難打，站了半天才開。」寶玉問道：「為什麼關的？」媽子說：「二爺還不知道，自從林姑娘回了過來，館門天天關著，裡頭又鎖了。咱們買了東西送去，開門接了東西，馬上又關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心裡想道：「林妹妹合我將近成親，因此害燥，不肯見人。別人還肯見，獨我去必不肯見，只怕連門都不肯開，不如不去罷了。」無奈心中念念不忘，悶悶的走到襲人房中，躺在炕上出神。襲人托著個縷金絲小茶盤，放著碧玉蓋碗，一個紫金大匙，忙送到寶玉面前，碗內盛著蓮粉冰燕羹。寶玉道：「我不餓。」襲人道：「你早晨匆匆出去，沒有吃這羹，這會兒很該點補點補。」寶玉吃了一半，餘的叫襲人吃。襲人讓道：「昨夜勞了那一夜，你都吃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愛恤我，我也要疼你。你若不吃，白辜負了我。」襲人只得吃了，含笑說道：「謝謝二爺。」寶玉道：「且慢著！這幾夜我還要著實疼你，攏共攏兒謝罷。」襲人瞅著寶玉道：「一兩夜還使得，儘管歪纏，身子不要緊嗎？」

寶玉心中忽然觸起一事，急忙又出去了。原來寶玉心裡總撇不開黛玉，想了個主意：林妹妹雖不肯見我，我就站在門外，叫紫鵑來問問，也該使得。便一直跑到瀟湘館，在門上輕敲幾下。裡面媽子問：「誰打門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快叫紫鵑姊姊來，我合他說尖要緊的話。」媽子道：「紫鵑姑娘正伺候林姑娘，有要緊的事分不開身。再林姑娘早已吩咐過：『若是寶二爺找紫鵑姑娘說話，不許開門。』」寶玉聽說，又急又悶：「怎麼？林妹妹合我惱了嗎？」無精打采回到書房，躺著看書解悶，這且按下。

再說寶釵回到房中，問襲人道：「二爺自早晨出去，可曾進來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先前二爺悶悶的進來，躺了一會，吃過燕窩羹，又出去了，好像有些不願意似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二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，不過是為昨夜的事，早晨來叫我，那時候我心裡有事出神，答應不及，他就賭氣走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二爺心裡自回過來，已大安了，正好合奶奶親近，別辜負了他的心。」寶釵深以為然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寶玉進來。丫頭們各人嗽嘴。有一個道：「再看二爺又有什麼玩兒，惹得二奶奶發笑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就站在房門外伺候，省得回來笑了，我一人又跑出來。」及至寶玉坐下，忙將飯吃完，漱了口，即出去了。寶釵見此光景，心中納悶，丫頭們各各詫異。寶玉到外面逛了一會，回房時即寬衣，叫襲人伏侍睡下。寶釵見機，即進裡間多了。襲人說道：「怎麼今兒這一天，二爺總不在屋裡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屋裡除了你，再無人理我，還有什麼意趣呢？」此時襲人若調停幾句，請寶釵出來同睡，也

就圓全了事；因為襲人心裡懷了個私意，他同寶玉久乾新潤，魚水一宵，未暢所欲，故再聯歡一夕，亦是兒女私心必然之勢。見寶釵進了裡間，伺候寶釵睡下，即出來收拾安寢，與寶玉盡其淡洽。

寶釵獨臥裡間，前後思量，更難成寐：他昨夜合襲人何等綢繆！我若再不和順，必致不睦。不如明早先親近他，他平日待我亦厚，我去籠絡他，諒必欣然。主意一定，方才睡穩。寶玉、襲人醒時，天已大亮。襲人道：「今夜二爺再要合奶奶同睡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他不理我，怪臊的，又去碰釘。」襲人道：「我昨日已問過二奶奶，奶奶說：『咱們好好的，為什麼不理他？因我心裡有事，正在出神，他來叫我，答應遲了。如何不理他呢？』今日二爺再進去坐坐，說說話，定合你親熱了。」

寶玉為人，被情所困，果然起來，走到裡間，叫聲：「寶姊姊，你還沒起來？」寶釵忙答道：「寶兄弟，你且坐下，我有話說。」一面起來淨手漱口，寶玉已看呆了。寶釵含笑問道：「你吃過東西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，才喝了開水。」寶釵點點頭，取個茶鍾，親手倒了一鍾參湯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來喝了，即將這個鍾倒了參湯，回敬寶釵，寶釵亦喝了。寶玉見寶釵和厚如此，遂將前夕的芥蒂丟往海外去了。寶釵道：「你上去請過安，我等你一塊兒吃飯。」寶玉連連答應著出去了。襲人進來說道：「二爺今兒合奶奶很好了。」寶釵笑而不言。襲人又道：「往後奶奶合二爺總要這樣才好。」

及至晚間，寶玉、寶釵進房，襲人已將寶釵臥具安排妥貼，伺候寶釵卸了妝，茶水一切安置停妥，掩上房門，襲人自到裡間多了。寶釵、寶玉坐在炕上上品茶，寶玉凝神對著寶釵，觀其動靜。寶釵心想：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。既作夫妻，房幃之間，何能拘拘禮則。」又見寶玉神采飛越，貌美顏怡，遂欣欣然有人道之感，又見寶玉呆呆的望他，不覺微微一笑。寶玉情不自禁，拉了寶釵的手，站起來替他寬衣，寶釵欲推卻。不拉則已，一經拉著這膩潤如脂、柔軟如綿的膀臂，記起從前羞籠紅麝串的舊事：「不料於今這膀子竟為我摩弄著了。不但如此，而且這個彷彿甘後的白玉身軀，還得與我黏膚貼體。」想到此際，喜溢心胸。兩倍佳會，寶玉委宛溫存，寶釵綢繆眷戀。寶玉此時之樂，較之襲人作伴，不啻天壤矣。

再說賈政拜客請酒諸事已畢，瀟湘館裡黛玉已過七天，賈母等都要來看黛玉。黛玉著人回說：「還要過兩天，再請老太太到園裡去。」卻說七日之內，黛玉將從前那段鬱結不開的心事，以及死去到城隍廟，又由蘇州到太虛幻境，一一告訴了紫鵑、柳五兒，二人喜極。黛玉因服了仙丹，回生後精神陡長，氣血充盈，肌膚比以前倍覺花豐雪潤。臉泛桃霞、目含秋水，美麗嬌豔、和婉婉妍的態度，可將《洛神賦》為贊。日日靜坐，凝神養息身體，已往一切，默運推敲，頓將從前那種小性脾氣，幽結愁懷，盡行改變，一日請了李紈過來，見面時淚眼盈盈，即跪下磕頭。慌得李紈跪下還禮不迭，忙道：「咱們相好姊妹，你這麼著。我如何當的起？」黛玉道：「我那天斷氣，蒙嫂子在這裡守著我。今日僥倖回過來了，還不該磕頭謝謝你嗎？將來我到那得志的時候，還要重量補報你。可憐那天這府裡人人都起熱灶去了，誰來顧我一點兒。」說著相如兩下。李紈想起前情，也不禁傷心，紫鵑、五兒亦陪著落淚。黛玉將李紈視為知己，遂將死去一切始末。盡對李紈說合。李紈甚喜，說道：「這是姑娘根源靈異，回生的事，千古難逢。」一面說話，細細打略。只見黛玉面龐丰采，比已前又高了幾倍，越看越愛。一面回去，心裡想道：「從前看他已算難得的了，於今看來更難以形容，怨不得寶玉鍾情如此。對著他這般美麗，可以療饑。薛家姊妹若合他比並，萬不能及。真正天地鍾靈毓秀，才生出這種人品。」

慢說李紈心中思索，再說賈母算到十日頭上，帶了邢王夫人、鳳姐等，回到瀟湘館來，紫鵑即忙打簾。黛玉一見賈母，嚔陶大哭，追想前情，借此泄恨，大家好容易勸止。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的委屈受深了！都係我老邁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是外孫女兒命裡的魔劫，遇著陷害的凶星，只好自怨罷了，何敢抱怨人？」一面請安問好畢，對賈母道：「外孫女斷氣那會兒，到了城隍廟，那裡把我送回蘇州。見著爹媽，原想長在家中侍奉爹爹媽媽，必要叫我回生，還是骨肉分離，如何捨得！」一面說，聲硬淚零，甚覺可慘。又道：「我若不回生，老太太白疼了我。今又回生轉來，老太太合太太們自然又要疼我。今日回明老太太合太太，往後竟不必疼我，將疼我的分兒竟捐了，我還可多活幾年。若還是那麼疼我，如何當的起？只怕又要折死了，豈不還是白疼了我了？」賈母、王夫人聽說，句句刺心，竟難回答。黛玉向鳳姐道：「媽媽叫我致意二嫂子：」種種蒙情惦記的了不得。想我過去的事，嫂子待我的情，思同再造，今生補報不盡，只好立個長生祿位，天天頂禮。不說別的，單說妹子咽氣的時候，嫂子叫紫鵑去敷衍寶哥哥，又免卻我對心裡難過，兩全共美，達一層就好的了不得。可笑紫鵑這癡丫頭，不重抬舉，倒辜負了嫂子的美意。」鳳姐受了這段話，面紅心跳，理屈詞窮，亦不能做聲，探春等背地裡伸舌。鳳姐只得老著臉，說道：「妹妹回過來未久，還要靜養，說了許多話，只怕乏了，我的話再合你說罷。」忙向賈母道：「老太太且請回去，讓姑娘歇歇，明日再來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今日回生，勞動大伙兒來瞧，我心裡很過不去。但是又很奇怪，我那夜臨終。大嫂子合三妹妹儘管對著我，心裡倒還舒服，而且很感激。」一行眾人情虧語澀，面面相覷，茶罷，只得赦顏而回。

再說赦、政二公探聽得賈母等已回，兩人同至瀟湘館。黛玉迎見，又哭一頓，請了安，即細細告訴死去的事。二公說道：「幸你已回過來，真真大喜。現在不必往裡頭去，還要靜養。至於你的終身大事，咱們作主，你可放心。」黛玉道：「兩位舅舅是真疼我的，大嫂子也疼我。我爹娘沒了，還望兩位舅舅垂憐，其餘的人也不敢望了。」赦、政二公又囑咐一番再出來。隨後賈璉又來安慰一番，黛玉亦甚感激。再自賴大、林之孝家的以及一切媽子、丫頭，陸續都來請安。紫鵑回說：「勞動大駕，概不敢當。」個個碰了釘子。回頭這班人紛紛談論，卻係眾口一詞，都說實在怨不得林姑娘。那夜可憐他那個樣兒，沒有人問信，都趕新人去了，上頭辦的事太偏，炎涼也太過了。有一人疊兩指說道：「都是他的主意，辦的好事，咱們瞧著就是了。」

再說賈政看過黛玉，喜歡的了不得，同王夫人商議，趕著擇吉與寶玉完姻。又問王夫人：「你看外甥女兒，此時回過來，比以前何如？」王夫人說：「比以前豐潤些，模樣兒更好了。」賈政又問：「你們去看他，他說些什麼？」王夫人即將黛玉感發的話細述出來。賈政歎氣道：「都是你們辦差了事，被一個女兒說得啞口無言。老太太的才辯還不好嗎？鳳丫頭的嘴還不尖利嗎？無如情理上對不住他。我想辦這件事，只怕費神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不容易。」

次日，王夫人將賈政就要擇吉的話回了賈母。賈母說：「正該早些辦辦。但是一件：林丫頭的意思，很抱怨咱們，還要先合他說妥當了才能夠辦呢。」正在議論，鳳姐來到，王夫人道：「你來得好。老太太合我商議辦你林妹妹的事。昨日他說的話，真怪得咱們什麼似的，正在為難你來出個主意。」鳳姐忙搖頭道：「我看這件事竟難的很：林姑娘不比寶兄弟，他那氣性兒還了得！昨日那些話還不夠人受的嗎？」賈母道：「卻怨不得他。細想起來，實對他不住，怎麼樣把他委屈到那個地位。」鳳姐見賈母怨悔，又兼怪王夫人並自己，便帶笑回道：「以前的事，都為的是寶兄弟的病。原想沖沖喜，只要寶兄弟快快好了，老太太、太太豈不歡喜？所以饑不擇食，那麼辦了去，不能想到林姑娘心中的事，究竟都是為的寶兄弟，誰還有什麼私心嗎？林姑娘既抱怨咱們，這事只好聽老爺作主該怎麼辦。再則，林姑娘那裡說話，還得大嫂子才可疏通，若叫我去說話，倒糾住了，並不是我推辭不辦。」賈母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又對王夫人道：「回來合你老爺說，這件事竟交給他就是了。」

晚間，賈政回房，王夫人述了賈母之意。二人商量，先命李紈去探口氣。一提起做親的話，黛玉就嗚嗚咽咽哭起來。李紈無法，只得回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又回賈政。賈政皺眉道：「明日待我去瞧瞧。」次日，賈政來見黛玉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兩天沒有瞧你，心裡很惦記，有句要緊的話合你說。不為別的，因寶玉失玉生病，璉兒媳婦們的小兒，說什麼金玉良緣，攬掇著老太太，將寶丫頭接過來，替寶玉沖喜。我原不信這話，無如此事老太太壓住頭要辦，我不敢駁回，混鬧了一陣子，都顧住那一頭，恰恰你又病重，就不及照應你了，你受的委屈還了得嗎？你可知道？我從前合你娘最友愛的，於今疼你，合寶玉一樣。幸喜你們都回過來了，真正天恩天命，天作之合，僥倖的了不得。我想將你們的事成全了。特來告訴你。」賈政一面說，黛玉只是哭泣。賈政見如此光景，一時難以定妥，只得起身，向黛玉道：「我的兒！怨不得你傷心，不要哭了，再來瞧你。」說罷回來，心裡著實納悶。

黛玉送賈政去後，尚自無言而泣，紫鵑、五兒再三勸解，方才止淚。柳五兒自黛玉回生那日，叫他伺候伙食，因其烹調食物，精治過人，黛玉平日甚愛恤他。且五兒近來又出落得更好，其美麗俊俏，儼然晴雯，更兼婉媚可愛，又極聰慧，性格和婉，黛玉的

事，服侍得極妥貼，黛玉的性情脾氣，都能仰體。所以近來黛玉鍾愛五兒，竟同紫鵲一樣，代其取名婉香，有時直以妹妹呼之。今見黛玉悲泣，紫鵲勸後，他又細勸，黛玉深從其言。

且說賈政回來，向王夫人道：「這事實在為難。我一提到此事，甥女兒就哭的了不得。怎麼好？明日還叫大媳婦去走一趟，細細的勸勸，再看如何。」次日，李紈又到瀟湘館來，先合黛玉閒談，漸次又提及此事，只見黛玉珠淚滔滔，又將大哭。李紈道：「林姑娘，我合你至好，與別人不同。連日為你的事操心，這是該的。怎麼樣要有句話兒回得上頭才好。」黛玉轉念一想：「為了我的事，使他作難，過意不去。」此時不說又不好，要說實在含羞，難於啟口，幾次欲言又止。五兒窺透情形，向李紈、黛玉道：「奴才有話回大奶奶合姑娘，容我說才敢說。」李紈道：「我的五姑娘！只要你有主意，有話儘管說合來，大家評評，很好。」五兒道：「奶奶奉上命差進來問話的。為這件事，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、奶奶日夜操心，都是為姑娘終身大事，姑娘心裡很感激。但是這話礙口難言，還要大奶奶體貼姑娘。請教姑娘：這話可是的？」黛玉連連點頭。五兒丟個眼色與李紈，李紈會意，起身道：「姑娘且定定神，想個主意，還望你體貼我才好。」

李紈去後，五兒同紫鵲商量了好一會，到黛玉面前跪下說道：「奴才們此時實在忍不住了，不能不說。姑娘待咱們恩重如山，姑娘的心事，咱們盡知，還有什麼說不得的話呢？因為姑老爺、姑太太沒了，無人專主，姑娘何能自獻？這是說不出的苦衷。」一語未了，黛玉拉著兩人大哭起來。嚇得媽子、小丫頭們不知所之，哭了好一會才歇。五兒又道：「到底姑娘的意思，說給咱們知道，『再想法回大奶奶，總作咱們估量著的口氣，就好說了。』」黛玉道：「我此時雖生猶死，我家老爺、太太雖死猶生。」紫鵲問道：「這麼說，還要姑老爺、姑太太作主，不知可有靈驗？」黛玉道：「很靈驗。我從那裡來的，還不知道嗎？這是句心眼裡的話，合你們說了。」次日，五兒見李紈，將黛玉的話告訴出來。指說姑娘之意，要亡過姑老爺、姑太太作主。李紈道：「亡過的人，如何作主？姑娘既有這個意思，我畢竟有句話上頭去告訴。」

五兒回來，恰值黛玉叫他，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」五兒道：「我合大奶奶說話去的。」黛玉凝神一想，因紫鵲不在跟前，便拉了五兒，走進裡間，掩上房門對五兒道：「你很為我的事經心，你又是我心上的人，我合你說了，千萬不可告訴別人。」五兒道：「天理良心！這是什麼話？如何漏泄？姑娘只管教給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方才合大奶奶怎麼說？」五兒道：「我說姑娘之意，他此時雖生猶死，姑老爺、姑太太雖死猶生，估量著都要姑老爺、姑太太作主。就說到這句止了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向五兒道：「你可知道？大奶奶若將此話去回，無從著實。須要大老爺寫封書，焚寄我家老爺、太太才妥。」一面說，淚流不止。又叮囑五兒：「這話千萬秘密，不可洩漏。」

五兒隨即又找李紈，恰好二人半路相遇。五兒忙道：「大奶奶上去回過這話沒有？」李紈道：「沒有，正要進去回。」五兒道：「倘若老爺、太太說：人與鬼陰陽阻隔，如何相通？我的小兒，竟作奶扔的主意，請那邊大老爺寫封書子焚與姑老爺合姑太太，估量著必有靈驗。」李紈道：「你這主意很好，就這麼著，我去說。」一直來至上房，賈、王夫人正在商量。李紈將黛玉之意告訴出來，賈政擦鬚沉吟。李紈道：「林姑娘要姑老爺、姑太太作主。人鬼殊途，何能會話？必須請大老爺寫封書啟，焚寄姑老爺、姑太太，估量該有靈驗的。」賈政喜逐顏開，忙說：「你這主意很好。」

李紈本來誠實，公婆前說話，不敢欺瞞，忙說：「這是五兒的主意。」賈政問：「五兒是誰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先在寶玉屋裡，因為林姑娘回過來了，叫他在那裡伺候伙食。」賈政道：「誰問這些事？只問他是個什麼樣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若論模樣兒，很俊。大眾丫頭再沒有比得上他的。老爺到寶玉屋裡，他伺候老爺吃過茶的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原來就是他。我從前原說過，選中兩個丫頭，一給寶玉，一給環兒，給寶玉的就是他。這丫頭很伶俐聰明，心地又好，妥當之至，從前不是在過老太太房裡的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進來未久，何曾在老太太房裡過？」賈政道：「幾年頭裡，我就見他在老太太屋裡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實在沒有的事，不要是老爺認錯了人。」賈政道：「絲毫不錯！這麼著，快把五兒找來我瞧瞧。」

五兒聽喚，心內驚慌，來到這裡。賈政見了，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他！是誰呢？」王夫人想了一想，不覺笑道：「老爺幾年前看中的，可認定是他？」賈政道：「很是的，一點不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到底錯了。幾年前選中的，那叫晴雯，姓吳。這叫五兒，姓柳，另是一個人。他兩人原很像。」賈政詫異道：「這麼俊俊的樣兒，竟有兩個嗎？我卻不信。他兩人竟是一個模子印下來的，真正奇了！再把那晴雯叫來比一比，瞧到底可有差別沒有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晴雯久已死了。」賈政連連歎道：「怎麼？那個好孩子是什麼病死的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女兒癆。」賈政道：「病了幾時？怎麼不認真替他醫治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起病時就把他挪了家去，兩天就死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頭裡我留心看去，那孩子說話、做事都好，不像個短命的。就把他挪家去，無人照應，生生把個好孩子糟蹋死了。可憐！可惜！也罷！我看五兒這孩子見識很好，模樣不用說，竟把他當個晴雯，給寶玉收在房裡，也是一樣。」

比時有人指點五兒，向賈政、王夫人磕頭，把個五兒臊得臉泛桃霞，喜得心含蘭液，又到寶玉、寶釵前磕了頭。寶玉這一喜如從天降，正符合他說話，五兒已趕回去了。寶釵不甚介意，獨有襲人著實酸楚。

五兒回來，黛玉見其面紅羞澀，因問道：「老爺叫你何事？」五兒便把賈政將他錯認作晴雯，王夫人一一辯明，都告訴了黛玉，只未說合已將他給了寶玉。黛玉道：「老爺將你認作晴雯，你臉上為什麼害臊似的？只怕還有別的原故。」五兒心想：「量瞞不過他，他又係眼前的二奶奶。」只得又向黛玉磕頭。黛玉忙拉住道：「這是怎麼？」五兒含羞滿面，低低說道：「老爺把我給了寶二爺做房裡人。」黛玉因見五兒磕頭，又聽了這句話，自己倒臊的更不可解。五兒道：「往後，我可長長遠遠的服侍姑娘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晴雯妹妹原很好，可憐被人害了。你今日既替了他，將來別忘了他。」五兒道：「晴雯姊姊原待我很好。那年我初進來逛園，他拉了我，站在蜂腰橋上，對池子裡照影兒，咱們喜歡的了不得。他說：『我合你竟算同胞姊妹，只怕還不能這麼一樣。』」後首攏攏著二爺，要我進來，原是他的主意。我指望進來了，合他長遠在一塊兒。偏偏天老爺不如人願，可憐他出去的那一天，我替他送東西去，那夜就沒了，我狠狠的哭了幾天。」說著滿眼淌淚。黛玉道：「你也是個多情的人，咱們是有情人遇有情人。你且歇歇去罷！」

再說賈政去見賈赦，商量黛玉的事，請賈赦寫書焚與林公同賈夫人。賈赦道：「若論卜神問鬼，乃巫家之術，成何事體？然而兩玉兒既得重生，暗中定有鬼神呵護，焚書寄東，是或一道。據兩玉兒的造化，甚至於唾手可成。這一層是誰的主意？」賈政道：「珠兒媳婦說，是個丫頭五兒的主意。」賈赦搖頭道：「丫頭們胸中何能如此？這麼辦法，事體雖妄誕無稽，情理有經緯可濟。」賈政凝思了一會，道：「大老爺疑的不差，只怕還是甥女的稿子。」賈赦道：「很是的。甥女兒的人才，不用說，是有一無雙的了，比他娘強的多。怎麼老太太倒聽了鳳丫頭的話，給寶玉娶了寶丫頭？若不是兩玉兒命中造化，豈不被鳳丫頭斷送了？」賈政歎道：「我原是這麼想，只好既往不咎了。」於是二公斟酌，寫了一封愷切書札，道：

永別旬年，時縈寤寐。邊惟冥府風清，泉台月談，幽然處默，轉勝於碌碌紅塵，終朝顛悶也。羨羨。敬啟者：甥女黛玉來舍十有餘年，聰慧過人，婉婉拔萃。櫃以鬱疾沉病，頓成夭折。匪獨弟等終日涕零，即舉家之人，莫不咨嗟太息。蓋其憂傷之處，令人淒側，毋埃煩言。今幸其賦秉仙根，緣成隔世，回生再造，千古奇逢。堂上之意，欲個良辰，使女甥、寶姪同偕伉儷。而女甥泣涕漣漣，情殊可憫。昨命媳輩詢之再三，渠以必奉父母之命，或赦之囑，庶可遵循。即此足徵其至孝性成，貞芳自成，又足令人側然而悲，欣然而喜也。竊赦恐櫻自袒之嫌，希冀同商之諾，為此書達仙靈，或昭顯於神明，或施驗於夢寐。再寶玉命配雙鸞，效古英、皇之典；況釵、黛情逾一本，聯今姊妹之歡。倘嚴慈愛慕，示彼德音，使兒女鍾情，成其美善。敬謹書馳，不勝激切待命之至。

右

如海妹丈內弟賈

淑文三妹冥鑒愚兄赦拜啟

賈赦寫完書，備了香供，朝空焚化，禱告虔誠。叫賈璉告訴賈母道：「這書子化去，姑老爺、姑太太該有響應。」鳳姐道：「既是老爺作主，揀日期辦事就是了。如何這些轉折？倒怕誤事，林姑娘很刁難。」李紈道：「二孀子別這麼說。可憐林姑娘委屈得什麼似的，這是他的孝道，也該這麼著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爺從不信這些神鬼的事，今日怎麼這樣信服？人與鬼辦事說話，從沒有的。」李紈道：「寶兄弟、林姑娘既有回生的福分，自然天公護佑，感動鬼神，且瞧著罷咧。」賈母道：「你這話很是。」不言此處談論。

再說林公夫婦接到賈赦焚書，兩人商量。夫人道：「今夜我回家去，托老太太合我大哥、二哥的夢，這事就妥了。」

是夜賈母剛一合眼，迷迷糊糊，只見有人說道：「林姑太太來了。」母女見面彼此悲傷，毋庸表述。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別傷心，女兒此後可以常來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就好了！我很思念你。」賈夫人道：「因為接著大哥的書，說寶哥兒合黛玉頭的事。我想這裡管家有鳳丫頭，能言會說，二嫂子很喜歡他。又替寶玉娶了薛姑娘，人才出眾。二嫂子有這樣媳婦，還不好嗎？哥哥們又要替寶玉娶黛玉頭，他生來小性，身子又弱，毫無好處，娶來做什麼？況且他多災多病，命犯魔星，屢屢遭人陷害，老太太都不能顧他。幸而他二人的緣法憑天定准，人何能拆散。所以死後重生，今日完全這事。還望老太太吩咐鳳丫頭，只說女兒懇求他，叫他把良心擺正了，再不可害寶玉。黛玉頭原不要緊，但害了黛玉頭，即連著寶玉，何苦一傷二命？他們兩個是拆不開的。再鳳丫頭說，人與鬼辦事說話，斷沒有的，今日我這個鬼向老太太說的話、辦的事竟是有。老太太就向著他，看他心服不服。我還要嚇著他呢！」賈母道：「這些話也怨不得你說，都是我的糊塗，被鳳丫頭鬧昏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老太太再別聽他的話了，我還要去合大哥、二哥哥說話。」一面轉身。賈母忙叫：「你且站著。」賈夫人已往前走。賈母趕來，一跤絆醒，乃是一夢。心內著實驚奇，多年未曾夢見他，今夜特來托夢，可知鬼神靈異實是有的。

此夜赦、政二公同夢賈夫人說：「黛玉頭向蒙二位哥哥疼愛，今又完其終身大事，我合你妹夫感激的很。因接到大哥的書，所以我來回信，依哥哥們辦就是了。」說畢杳然而去。

再說鳳姐睡半夜，台暗燈昏，有個女人站在炕前，連忙睜開眼，咳聲嗽。只覺頭邊有件東西打下來，嘩唧唧一聲大響。驚得遍身冷汗，披了衣坐起來，細看並無蹤影。心內驚疑，一夜不能安臥。

賈夫人示警了鳳姐，又到黛玉處照會來家托夢等語，黛玉一直垂淚到明。

次早赦、政二公相見，各敘夜夢相同，忙進來請賈母安。三人會敘夢中之約，歷歷如生，不勝駭異。賈政喜極，忙擇吉寶黛成婚。欲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